

■ 槐荫新语 ■

平凡生活的光辉

耿艳菊

每到周末,楼后面的公园比往常热闹得多。有在林子里搭吊床的,有在草地上支帐篷野餐的,有在小广场上打球的,有在亭子里吹笛子的,有在树荫下跳舞的……站在楼上俯瞰这一幅生动祥和的图景,脑海里常浮现出几个字:浮生半日闲。

半日闲,一种很美的生活状态和乐趣。在为生活奔忙的快节奏中,适时地停下来,感受一下生活之美、人生之乐,是一种恰到好处生活智慧。

台湾著名作家蒋勋先生在一篇文章里曾讲过,有一段时间,他整天读书、抄经、画画。刚开始时觉得真好,有这么多时间画画看书,久了,还是感

到少了什么。好像整天画画读书这样的福气,也是要适可而止。每天去美术馆、音乐会,确实有福,但还是适可而止就好。回不到平凡生活,连艺术也会装腔作势起来。

所有的美其实都是一种适可而止。我们都渴盼成为有福之人,而福气也要适可而止。过犹不及,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喜欢一件事,喜欢一种美食,如果天天赋在其中,必然会厌倦。太阳和月亮是人世永恒不变的风光,也是朝升暮落,月圆月缺,适可而止,恰到好处。

平凡生活正是这恰到好处的秩序之美,千年万载,一代代延续着。

美国女作家路易莎·梅·奥尔科特的代表作《小妇人》里有一章试验,就是在讲恰到好处的平凡生活之美。马奇太太的四个女儿迎来一段假期,每个人都欢呼雀跃,都想好好玩乐,不干活,只做自己喜欢的事。马奇太太便给了她们一周时间,让她们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然而,这种“休息和享乐”产生的结果是,四姐妹有一种奇怪的极不自在的感觉,很快就厌倦了这种无所事事的状态,时间显得那么漫长而无聊,心里烦恼,空空落落的。爱读书的乔一直埋头读书,头昏脑涨,以至于看到书本就厌烦。正如马奇太太所说,“光玩

不干活和光干过活不玩一样难受”。四姐妹充分体验了“欢乐、烦恼,继而厌倦无聊的况味”。

马奇太太跟女儿们说,只有每个人都尽忠职守,大家才能过舒服日子。只有彼此帮助,承担日常工作,生活才会更愉快,休闲起来才有意思。宽容忍耐,才会使家庭生活幸福。

这亦是恰到好处的平凡生活的光辉。忙有所乐,闲有所得。劳逸相当,懂得适可而止。

好的生活状态并不是拥有随心所欲的自由,而是拥有恰到好处的自律和智慧。随心所欲,往往是被局限在烦恼和空茫中。

收花生的味道

秋天来了,看到超市或地摊上摆放的一堆堆花生,我就会想起小时候自家种的花生。

那时,我家每年都要留一块空地,用来种花生。目的是用它换些零用钱,来填补当时窘迫的生活。尽管如此,每到收花生时,我们小孩子也是很高兴的,因为可以吃到一些煮花生。

收花生时,母亲会叫上我和妹妹一块去。那时,收花生全靠人工。父亲拿着镐,顺着花生垄在前面刨,母亲在后边猫着腰,把花生上的土抖掉,再有序地码成堆。我和妹妹在父母刨过花生后,用小耙顺着垄耙土,把埋藏在土里的花生拾起来。

父母刨花生的感觉,我不曾体会,可拾花生的活儿并不好干。我们稚嫩的小手,拿着小耙不停地翻动,眼睛目不转睛地瞅着地上,运气好的话,翻两下就会发现一个花生,自然是满心欢喜。有时,翻十几下,也不见花生的踪影,心里不免着急,可还得耐着性子往前翻。过不了多长时间,手上就会起泡,身上渐渐出汗,尽管如此,我们也不曾停下来。喷香的煮花生时时在向我们招手,引诱着肚里的馋虫,提醒我们继续干下去。

回家后,母亲不顾劳累,把花生煮熟,让我和妹妹美餐一顿。每逢此时,劳动的辛苦全被这美味融化了,嘴里满是喷香的花生味。

李云/文

■ 诗歌集萃 ■

颂祖国

郭润生

喜迎华诞万民欢,
使命担当步履坚。
百姓纵情歌盛世,
红旗引领踏雄关。
先锋带路创奇迹,
万众紧跟再翻番。
国泰民安增干劲,
前景灿烂日中天。

国庆

申德明

中秋国庆接踵到,

双喜临门艳阳照。
普天七彩祥云浮,
遍地五星红旗飘。
神州凤凰涅槃日,
炎黄子孙开怀笑。
巨龙腾飞世界惊,
全球瞩目光耀。

贺中秋

霍凤玲

当空皓月银辉洒,
秋虫凑趣把歌唱。
最是中秋团聚日,
金樽清酒话桑麻。

凉秋(轱辘体)

田建华

一滩红蓼伴凉秋,
落叶飘零不言愁。
一棹荡开孤鹭影,
斜晖脉脉水悠悠。

零落残荷泛水流,
一滩红蓼伴凉秋。
长天雁阵惊寒月,
洒下清辉照九州。

渔火阑珊微雨后,
西风烈烈疏林瘦。

一滩红蓼伴凉秋,
烟笼寒江街远岫。

暮云薄雾系孤舟,
芦荻深处景色秀。
婉转箫声添诗意,
一滩红蓼伴凉秋。

吟秋

许俊乔

秋来暑往渐添凉,
一夜金风草染黄。
几多闲游观景客,
潭沱河畔觅诗章。

我正
定是
我家
我爱我家

正定是我家 我爱我的家
曹锡莹/书



难忘的中秋

中秋节快到了,我的思绪不禁回到35年前,那个一生难忘的中秋。

那时,我是一名朝气蓬勃的军校学员。按照教学计划,9月10日,星期一,我们要进行野外生存训练。这天,正好是传统的中秋佳节。

虽然是装甲兵,可这个科目,我们是按照特战队员的标准进行训练,模拟战场环境,目的是锻炼战时野外生存的能力。训练以学员班为单位进行。我们班共有9个人,我是班长。

下午3点,我们全副武装,向指定区域进发。营地设在什么地方,提前并不知晓,教员只给出几个地理坐标,我们按“方位角”行进。如果一个坐标点选不准,目的地将“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因此,我把9个人分成3组,分别定位,以防选错。

虽是中秋时节,可江淮大地的气温还有20多摄氏度。烈日高照,背负10多公斤的武器装备,刚走出校门便已大汗淋漓。放眼四野,大部分稻禾已经收割,整齐的稻茬为大地铺上一层金色的地毯;一池池碧水,在秋风里泛着微波,间或有鱼儿跃出水面;三五成群的水牛,在田野里自在地漫步觅食。青蛙在脚下跳跃,蝴蝶在眼前飞舞,鸿雁在头顶掠过,飞鸟在耳边啼鸣。我们无心观赏这美丽的田园秋色,时而停下,判定一下方位;时而快步疾行,争取早点到达目的地。

行进了10多公里,我们准确地找到了宿营地——陶山上的一片树林。这里苍松密布,草木葳蕤,靠近水源,

非常适合野营。夕阳西下,我们放下行囊,准备宿营。我安排6个人搭建简易帐篷,3个人准备晚餐。我们把背包绳的一端绑在一棵树上,将一件件雨衣从袖口串起,另一端绑在另一棵树上,然后用尼龙绳将雨衣角角相连,用9件雨衣搭起一个严严实实的“顶篷”。我们又收集了干燥的松针、稻草,铺好地铺,一个宿营地便宣告完成。为了锻炼野外生存本领,训练科目要求不能携带任何干粮,只能带食盐和火种。同学们从收割后的稻田里捡拾了一些遗落的稻穗,在石板上搓出了3斤多的稻米;从田边的沟渠里,逮了半洗脸盆小鱼、小虾、泥鳅、小龙虾,还拣了些田螺和松蘑,采了些野山葱。我们从山坳处取来雨水,用石块架起脸盆,先烧干,晾凉沉淀,再用它煮饭、煮菜。不一会儿,松林里便弥漫起饭菜的香味儿。

这时,一轮满月挂上了天空。在皎洁的月光下,我们9兄弟以水代酒,共同吟诵起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这个中秋之夜,成了我和战友们军旅生涯的最好纪念。

刘明礼/文



潭沱河夜色美
冯敏摄于石家庄